

过把瘾就死

王朔

男，中国当代著名青年作家。

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生。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

在北海舰队服役。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四年

从部队复员后在北京医药公司工作。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解放军文艺》

发表首篇小说《等待》。

一九七九年至今共发表长篇小说三部，

中篇小说二十余部，

另有短篇小说若干。代表作品有：

《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

《空中小姐》、《顽主》、

《浮出海面》等，

均引起极大反响并被改编为影视片。



王朔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

过把瘾就死



(京)新登字第 124 号

过把瘾就死

著 者：王朔
出 版：华艺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1201工厂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1994 年 4 月 第四次印刷
印 数：95001—105000

书 号：ISBN 7-80039-594-4/1·251
定 价：8.50 元



作者 近照

王 朔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

编 委 会

主 编： 孙 波

副主编： 杜建业 金丽红

编 委： 孙 波 杜建业

金丽红 黎 波

曹华益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以勃发的创作热情，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讴歌时代精神，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我社将出版《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该套丛书均选收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一集，每集约十五万字——十八万字。面向大陆及台、港、澳、海外华人读者。

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

华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序

序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

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

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推算，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炼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象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

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看到这一些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都是很有益处的。

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

作 者 的 话

当我们这个社会刚刚容忍一点个人主义的存在时，便有一帮自以为卓尔不群的人开始兜售“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充满煽动性的话，不知道坑了多少本来可以活得好好的人。

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和一个流氓团伙中的“大哥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纯粹是旁观者为了不使奔跑者减速，为了获得最刺激的效果而在跑道终点设置的可以估值的奖杯。

每个行当的人都有神化自己的本能冲动。

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仅仅自我欺骗也就罢了，往往对别人干出可怕的事情。

写字是一门职业，应该用职业的态度对待它。

作者手迹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新中华》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新中华》的社长。

目

录

序 夏 衍 (1)

作者的话 (5)

过把瘾就死 (1)

许 爷 (137)

各持一词 (209)

动物凶猛 (262)

过把瘾就死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

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的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是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

温情脉脉的摩挲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这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我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手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也是。”

“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

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

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

“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

“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一样心满意足地睡了。

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个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

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上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

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色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

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

她褪去衣裤，仅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炽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

吴林栋从我眼前像只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

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之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